



崛起的征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共产党

横空出世

(上)

罗平汉/著

辽海出版社

崛起的征程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共产党

横空出世

(上)

罗平汉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崛起的征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张利生等编著.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9

ISBN 7-80649-152-X

I. 崛... II. 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②中国共产党—外交关系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921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110001)

北京海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877 千字 印张:37% 插页:6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谢 丹 徐桂秋 王桂山 责任校对:侯华

封面设计:孙旭阳 常 颂

版式设计:丁凡

定价:150.00 元(全 6 册)

目 录

一 打开大门	1
1 叩开红色中国大门的第一位西方记者	1
2 接踵而至的访问者	15
3 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	37
二 抗日的外交政策	54
1 坚持抗日，反对投降	54
2 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68
3 打破远东慕尼黑阴谋	82
三 延安与莫斯科的纠葛	98
1 共产国际、苏联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 内的领袖地位	98
2 拥护苏联与对苏联从属关系	

的终结	110
3 苏军情报组在延安	127
四 对英、美政策的转换	134
1 对英、美政策的反复	134
2 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145
3 与美国官方人士的最初接触	156
五 短暂的蜜月	166
1 “中国通”们的呼吁	166
2 接待中外记者团	174
3 争取“迪克西使团”	187
4 与美军的合作	202
六 对赫尔利的失望	210
1 赫尔利为何而来	210
2 毛泽东——赫尔利会谈	222
3 赫尔利出尔反尔	235
4 与美国关系的疏远	249
七 在历史转折时期	268
1 维护受降权利	268
2 重庆谈判的背后	283
3 利用苏美矛盾建立东北根据地	297
八 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	311
1 马歇尔走马上任	311
2 “欢迎马歇尔将军”	330
3 毛泽东怀疑美国的政策是所谓调解	346
4 美国“调处”收摊	359
九 与美国关系的逆转	371

1 毛泽东纵论天下大势	371
2 从中立美国到与美国破裂	385
3 反对美国将中国殖民地化	399

一 打开大门

1 叩开红色中国大门的第一位西方记者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此时已成不了什么气候,数万中央红军此时已不过是几千人的疲惫之师,加之陕北红军和先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总共也不过万余人的兵力。而国党方面在陕甘的部队,除了马家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外,蒋介石又利用“围剿”红军的名义,将大量的中央军趁机进驻陕甘。一时间,聚集在陕北根据地围周的国民党军队达数十万之多。蒋介石认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他一面组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一面又认为,可以采取招降的办法解决共产党问题。这样,国共之间开始了秘密接触。

不过,蒋介石心中十分清楚,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范的。所以,他对于共产党问题,主要的办法仍是以军事手段加以解决,继续加紧对陕北苏区的严密封锁和“围剿”。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打开蒋介石精心编制的封锁网的行动开始了。

1936年6月,曾担任上海《密勒氏评论》助理主编,同时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并

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离开沉闷的北平，乘京汉线上一列破旧的列车南下，途经郑州、西安向陕北进发。

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家境还算过得去，家中拥有并经营着一家印刷公司。斯诺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就决定周游世界。他原计划只在中国逗留六个星期，想不到一来就是 13 年。

斯诺是 1928 年夏天到达上海的，这年他 23 岁，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也不过是作为一名校园记者，服务于堪萨斯的小报《明星报》。尽管如此，他来到中国之后，《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B·鲍威尔很快就聘请了他作自己的助手。1936 年之前，斯诺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远东地区的旅行上，并且为各种报刊杂志撰稿。到 30 年代，他为纽约的《太阳报》开辟了一个固定的栏目，做过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也聘请他为新闻系讲课。1932 年，斯诺同极富魅力的海伦·福斯特结婚。婚后几年，斯诺夫妇一直居住在北平。

斯诺来到中国之后，中国的两大对立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长时间生活在上海、北平这样的大都市里，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也就日渐有了深刻的了解。

开始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斯诺接受了鲍威尔的亲国民党观点，“相信蒋介石已经把中国从兵燹乱政中拯救出来，正义在国民党一边。”但是，通过他的旅行，以及同像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这样一些人们的接触，他逐渐认识到，“在这块充满动乱、急需革命领导的大地上，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的专

制政府。”^①

就在斯诺对国民党政府不断失望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和根据地的传闻却不断地灌向他耳里。尽管蒋介石在对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围剿”的同时，严格控制着全国的新闻舆论工具，人们所听到的、见到的，也尽是“共匪”、“匪区”这样的名词，以及不断有共产党人被捕、杀头的消息，但红军、根据地的各种消息仍在国民党统治区流行着。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斯诺的脑海中关于红军、苏维埃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疑问越聚越多，斯诺曾在他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有些人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这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然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一切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在这样的宣传和反宣传中，要想了解真相的冷静的观察家就得不到可信的证据。关心东方政治及其瞬息万变的历史的人，都有这样一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在1927年以前，共产党员是容许参加国民党的，但在那

^① [美] 肯尼思·休梅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中译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年4月，开始了那场著名的“清洗”。共产党员，以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和成千成万有组织的工人农民，都遭当时在南京夺取政权的右派政变领袖蒋介石的大规模处决。从那时起，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成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或者‘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①

这么多的疑问，斯诺觉得，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年累月对共产党的恶毒宣传，就连不少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把共产党人视为不可接触的青面獠牙式的妖魔，以至驻华的西方记者也大多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苏区活着回来。国民党连篇累牍的反共宣传使人们对红军、苏区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

① 《斯诺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然而，红色中国的谜团始终萦绕在斯诺的脑迹。随着这个谜团的日益增大，他想去红色中国探险的欲望也日渐强烈。斯诺知道，这样做，要冒巨大的危险。但是，为了解开红色中国之谜，他决定只身走进红色中国，去了解其中的内幕。他觉得，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他说：“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①

本来，早在1934年，斯诺的发行人哈里森·史密斯就为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籍向他约稿。斯诺虽然为此收集了一些有关材料，但他无法得到任何第一手资料，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本书的写作，他不想为此杜撰一本书去换取稿费。1935年，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又向斯诺表示，愿为他去共产党的统治区域旅行提供资助，他再次拒绝了，因为此时他仍没有办法进入苏区。可是，到了1936年，斯诺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之间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个非同寻常的情况促使斯诺下定了前往苏区的决心。

就在斯诺决心前往陕北苏区探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正在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想方设法，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正在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怪不得有人这样说：

“斯诺到达红色区域的时候，赶上了一个好时机。他在西北逗留期间，正值边界战斗和区域内各种政治活动的间歇，共产党领导人充裕的时间同他们满怀期待的来访者进行交谈。最重要的是，共产党急于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而美国记者

^① 《斯诺文集》（二），第7页。

则能够起到良好的媒介作用。通过美国记者，中国共产党终于可以向外部世界讲话，传播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从日本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方针了。”^①

通过宋庆龄的关系，中共北平党组织了解到了斯诺决心去苏区访问的消息，于是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形墨水为斯诺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斯诺揣上这封介绍信，踏上了南下郑州的一列破旧不堪的火车。

车到郑州后，斯诺同另一个美国人马海德会合了。马海德是受宋庆龄之托，把斯诺带向陕北苏区的。

事实上，斯诺能够前往陕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美国记者向全世界公布事实真相的一种有效策略。当然，也离不开斯诺的个人动机。

还在1936年春夏之交的时节，中共中央给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来密电，要求上海地下党物色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名外国医生到苏区访问。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中央密电后，立即找到宋庆龄，请她代为物色。宋庆龄首先想到了斯诺和马海德，因为他俩多次向她表示希望能够访问苏区。6月初，马海德从上海北上，斯诺从北平南下，俩人在郑州会合后前往西安。

马海德从上海出发之时，带上了一份上海地下党开给他的寻找关系的名单，外加半张宋庆龄交给他的五英镑的钞票。到西安后，斯诺和马海德按照名单和那半张钞票与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中共中央对斯诺前来陕北苏区访问十分重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被斯诺称为“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头子”的邓发，

^① 《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45页。

亲到西安迎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详细地记叙了同邓发见面的经过：

“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或者至少是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见我。他建议我们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在旅馆外面有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等着我们，我们进了汽车以后，我看到里边坐着一个戴墨镜，穿一套国民党官员穿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一个皇宫的遗址，在那里，我们走上了有名的汉武帝坐在他的御殿里君临天下的隆起的土堆。你在这里还能拾到一些二千多年以前大屋顶上的碎瓦片。

王牧师和那个东北军军官有几句话要说，所以他们站在一旁去说话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在我们坐汽车出来的尘土飞扬的路上一路坐在那里没有说话，这时向我走了过来，卸下墨镜，摘掉白帽。我这才看出他相当年轻。他的一头黑油油的浓发下面，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他的青铜色的脸上露出了恶作剧的笑容，在他卸掉那副墨镜以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是件伪装，他并不是个坐办公室的官僚，而是个户外活动的人。他中等身材，看上去力气不大，所以当他走过来，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时，我没有想到他的手像铁爪子似的那么有力，不禁痛得退缩了一步。我后来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

他把脸凑近我，露出笑容，锐利的眼光紧紧地盯着我，把我的两条胳膊紧紧地握在他的那双铁爪子中，然后摇摇脑袋，滑稽的撅起了嘴，向我眨着眼！‘瞧瞧我’！他低声说，好像一个有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瞧瞧我！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兴奋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东西，结果这种兴奋情绪也感染了我，但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认出他来了吗？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的中国人！我抱歉地摇摇头。

他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一只手，用手指指他的胸膛。‘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说：‘我是邓发’，他告诉我说——‘邓发！’他的脑袋向后面仰，看看我对这个炸弹的反应。

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①

斯诺到达陕北苏区见到的第一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周恩来。对于斯诺前来苏区访问的情况，周恩来早已从上海、北平、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来的无线电报告中得知了。见面之后，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还说：“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允许新闻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②

听完周恩来一席话，斯诺感到有些惊奇甚至怀疑，斯诺原来以为，即使允许他到苏区旅行，但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加以一定的限制，想不到共产党一开始就给他如此自由，以至斯诺开始还觉得周恩来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在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① 《斯诺文集》（二），第22～24页。

② 《斯诺文集》（二），第42～43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斯诺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在苏区的访问，一切都没有受到限制。也许从他与周恩来谈话的这一刻起，斯诺就树立了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

周恩来还特地给斯诺起草了一个旅程安排，开列着为时共需92天的旅程的各种项目。他还告诉斯诺，这仅是他个人的建议，是否原意遵照，那完全由斯诺自己决定。

在这92天的旅程安排中，有一半的时间要花在路上，斯诺见后心里直嘀咕，那里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呢？难道苏区有那么辽阔吗？他嘴上虽没有对旅程提出异议，但心里对此却有保留，认为不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可是，后来斯诺自己承认，他在苏区访问的时间比周恩来的建议的时间还长，最后还舍不得离开，说是看到的还太少。

随后，周恩来打电报给保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告诉他们，斯诺即将前往保安。

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在保安的几乎全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党政领导人，来到小小的保安城外，前来迎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还特地为斯诺预备了一个房间。

斯诺到达保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他住处接见了斯诺和马海德。斯诺对当时的毛泽东的形象是这样描述的：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到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面孔。”^①

为了通过斯诺这个美国人从而让世界更多的人知晓党的主张，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斯诺访问苏区的几个月时间

^① 《斯诺文集》（二），第62页。

里，一次又一次地同斯诺谈话，他更多的是谈及共产党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也谈及个人的身世与经历。长期处于国民党“围剿”、封锁的共产党人，第一次向这个美国人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谈及中国共产党及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我们对于外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在谈到“帝国主义”一词时，斯诺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区分友好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对此立即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我们认为的大国中，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英、美、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此外还有永远在侵略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我们都把它们当作朋友，请他们合作。”

毛泽东还认为，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

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这样的待遇。例如德国和意大利，因为他们已与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所以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

当斯诺问及中国共产党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时，毛泽东指出，中国愿意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所有财产，取消日本在中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同时，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人并不主张采取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措施。

毛泽东还对斯诺说，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的时候，外国的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中国有几亿人口，一旦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中国人民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就能够改善全世界的经济和全世界的文化水准。

斯诺作为一名美国人，自然更为关注中国共产党对待美国的态度，毛泽东对此特地作了说明。他认为，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况且美国人民已经给了中国人民以慷慨的援助支持，但是，那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应该放弃孤立主义政策，要认识美国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真正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还认为，东方和平与战争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日本有它的潜在盟国德国和意大利，中国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他对斯诺说，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